

梧棲鎮志開港篇

概說

本篇首先探述梧棲在清代時漢人移墾的狀況，進而形成港口街市。梧棲在乾隆末年發展成港口街市，但港口功能之發揮與市況之繁榮則以道光時代為盛，當時梧棲有大小行棧五黃十八蔡，雜姓有四十六店。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梧棲發生了「樟腦糾紛」事件，更使梧棲躍上國際舞台。道光末年始，梧棲的港口條件改變，船隻改泊南邊之「竹筏頭」，再南移「翻身港」。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船隻改泊塗葛堀港。

第二部分談及日治時代特別輸出入港之指定。一九三〇年代基於工業發展、國防安全、區域均衡之考量，考慮在中部築第三大港。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開始築新高港，並進行新高都市計畫，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物質漸缺乏的情況下，新高港築港工程終於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停工。

第三部分敘述光復之後經濟部成立「大甲溪開發計畫委員會」，民國五〇年代中部地區人士籌組「臺中港重建促進會」對爭取中部建港四處奔走，不遺餘力，雖然當時政府有意選擇淡水作為新港地點，最後還是在地方人士的努力之下，選擇臺中港。

第四部分針對臺中港建港之第一、二、三期工程多所著墨，並簡述近年來之重大工程。

第五部分則敘述臺中港的港埠設施和營運狀況。並介紹「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之內容，該計畫在民國六十一年元月實施，預計民國八十年有五十萬人口，但此計畫執行之結果，卻是不如預期之理想。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梧棲在清代是一個小港口，日治時代有「新高港」之籌設，光復後蛻變成一個國際商港，每一次政權的移轉，梧棲都有了新的面貌，外來的因素影響著梧棲的發展。此篇的重點即是要將開港的歷史沿革和發展經過作完整的整理介紹。

第一章 清代的梧棲港

清初梧棲爲一荒蕪偏僻之地，介於大甲、大肚兩溪之間的沙埔。早期主要有三區沙埔；稱頂崙、中崙。下崙，有漁民在此捕魚曝網，陸續有先民入墾此地，如頂崙有紀德入墾，稱此地爲「網罟寮」，下崙之南有李氏十餘家築住屋定居，稱「下魚寮」。自此網罟寮乃對稱「頂魚寮」（即今之頂寮里），下寮日益開發，房舍毗連整直，人稱此地爲「竹篙厝」，之後有紀姓欲來此開墾，原有之李姓不許，紀姓乃遷大溝北岸築屋，漸成兩部落，又漸集漸眾，雜姓多築屋於大溝之南岸，另成部落稱「頂橫街」，不久之後，南邊又開墾一街於下塹堤岸以癸丁方位縱直而築稱「下街」（即今之梧棲路）。當時的人口只有四百人左右，都以捕魚爲生。自從街道開闢後，商棧紛紛設立，與對岸福建之晉江、惠安、廈門、獺江等港口之距離二百海里，舟楫往還甚便，於是開始有了貿易往來¹。

閩粵移民不少也由大甲溪口登岸，沿平原和大肚山麓南下清水、沙鹿、或直接由海岸之梧棲、水裡直接登岸，或由大肚溪口登陸，大肚、龍井陸續形成聚落。較主要的聚落如牛罵社，在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亂平之後改爲感恩社，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年）續修之「臺灣府志」已變爲牛罵街，沙轆社在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二年）改爲迴馬社，雍正十年改爲遷善社，乾隆二十九年亦以沙轆街之名稱出現。清水與沙鹿逐漸形成鄉間的街肆，而濱海的梧棲、水裡港、塗葛堀則成爲移民出入和貨物進出的港口與交易市場。其中水裡港（龍井鄉麗水村）興起最早，梧棲在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年）開始有福建的帆船往來貿易，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成爲港口街肆。塗葛堀在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左右有福建獺窟（泉州府惠安縣）船隻來此貿易，和梧棲同時成爲港口市鎮²。

梧棲在乾隆末年發展爲港口街市，但港口功能之發揮與市況之繁榮，則以道光時代爲盛。道光初年（一八二〇年）有福建船戶曾培世遇風急入港避難，發現頂寮之西北一塹仔寮之海灣更適合船舶出入，於是大小船舶往來更爲頻繁，商業興盛³。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航道可能受漂沙南移或因牛罵頭溝及北側小河入注之泥沙，隨季風、岸流南移而淤淺，商棧隨之南徙，佔舖日增，商民來自清水、沙轆、鹿寮、茄投，甚至大甲溪以北、大肚溪以南的地區。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生員曾作霖赴鹿港理蕃分府稟請准設爲商業港。

道光年間的市況如「梧棲沿革志」所載：

清道光戊申起大小行棧有五黃十八蔡之多，其他雜姓共四十六站，楊姓富冠一方，有泉郊廈郊二郊，廈郊則與鶯江漳邑通商，泉郊則與泉邑汕頭等處往來，商旅日約千計，民戶八十餘，業商達三分之一，大半賴以斯港以維生，港灣桅檣如林，貨積如山，竹筏四十餘隻，陸海之牛車四十餘輛，溪船十餘隻，鞍邊船十餘隻，船舶往來每年均超過六百餘次⁴。

¹ 黃海泉：梧棲沿革誌，未刊本。

²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臺中：臺灣省文獻會），民國73年6月，頁160～180。

³ 同註1

⁴ 同註1

文中所謂的「五黃十八蔡」如表七~一：

表七~一

五黃十八蔡簡表

	名稱	營業內容		名稱	營業內容
五黃	黃玉階	醬菜製造	十八蔡	蔡枝	碼頭牛車業
	黃福川堂	藥材行棧		蔡烏腳	保長
	黃興利	布店兼染房		蔡黨	碼頭業者
	黃美	什貨		蔡匏	碼頭業
	黃東來	藥舖兼醫生		蔡目	市場交易業
十八蔡	蔡時超	行郊		蔡福	碼頭業
	蔡謀錦	米商行棧		蔡咭嘴	碼頭牛車業
	蔡春興	檳榔業		蔡橋	碼頭業
	蔡萬永	什貨		蔡芋蛋	碼頭牛車業
	蔡扁	行郊		蔡永昌	飲食業
	蔡瑤	地主		蔡水成	米石販運業
	蔡小侯	行郊			

資料來源：戴寶村著：臺中港開發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頁38。

其中的蔡時超、蔡扁、蔡小侯均為行郊、港口地區經營貿易業者多組成行郊以行販運交易，依資本與營運方式可分為三類：(一)大型船行：擁有船隻，直接運送商品從事買賣(二)中型船行：部分有船隻，大多依存於大型船行從事貿易(三)九八船行：代理委託買賣的商號，值百抽二，故稱「九八行」。清代末期(一八九〇年代)梧棲較大的行郊有泉廈郊，合稱「水郊」。泉郊中規模最大的稱「金萬順」，係蔡姓所經營。較大的行郊尚有德興號(陳清華)、聯順號(蔡謀錦)、合勝號(陳類)、發利號(林呈勳)、泉美號(莊謀)、蔡源順(蔡時超)、楊合順(楊輦)、楊聯順(楊近若)、林志成(林金田)、泉春號(蔡謀錦)、瑞榮號(莊東尾)、瑞盛號(莊銘福)、福川堂(黃超敬)、復順號(張維新)、成和號(林白豆)、源成號(楊匏)、聚興號(郭金塔)、合益號(蔡扁)、豐美號、振合號(陳盤)、謙利號、楊聯順、林發昌、莊遂勝、林成和等⁵。蔡謀錦即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之外祖父。

除了與大陸之貿易往來，梧棲對臺灣而言更是沿岸航運的中繼站以及附近平原或山區可利用沿岸航運交通往來，如清末中部地區所產之樟腦大多由梧棲轉運至淡水，再輸往外國。梧棲近平原或山區主要的貿易商圈，南抵汴仔頭(龍井鄉永順村)，湖日(烏日鄉)、阿罩霧(霧峰)、臺中、彰化，北至大甲、三叉河(三義)，東至東勢角、葫蘆墩(豐原)，涵括平原區內的牛頭、社口、公館庄等主要聚落。梧棲港的輸出品以米、樟腦為主，另有藤、芋麻、龍眼乾等。出口的一級米產地在阿罩霧、五張犁、臺中、葫蘆墩一帶。二級米產自大

⁵ 戴寶村：臺中港開發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民國76年，頁37。

肚、湖日、南投、北斗等地。三級米產自海岸平原的大甲、三叉河、牛罵頭、梧棲、塗葛堀等地。籐出自內山，由埔里社、東勢角運出，苧麻爲新寮、社寮各庄所產，龍眼乾出自林圯埔、埔里社。可見梧棲港商圈範圍之廣大。本來中部向以鹿港爲要津，自嘉慶時代以後，港口屢次更易造成不便，梧棲剛好替代了鹿港的角色，因此自道光以後，達到貿易繁盛之極點⁶。

此時梧棲對外的交通線，往南經安良港（永安里）乘船渡大肚溪可以抵彰化。往東一由大溝堤經南簡（南簡里）、大槺榔（清水鎮海濱、槺榔里）通往清水。一由河城溝經大庄（大庄里）通抵沙鹿。中間一路由東隘門（今鎮公所前之巷子附近）經陳厝庄、鹿寮而達葫蘆墩，進出貨物大多利用此路線流通往來，梧棲街區有頂車埕、下車埕兩廣場，以供運貨牛車之停駐⁷。

清末梧棲出口的貨物除了米之外，樟腦更是最重要的物產。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臺灣開放通商之後，樟腦成爲臺北僅次於茶的重要輸出品。中部山區的集集、埔里所產的樟腦大多運至梧棲，再轉運至淡水出口。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改爲官賣（官督商辦性質），後在大甲設有腦館，承辦樟腦業務，不准民間與外商直接交易，使洋商利益受損，洋商屢向外商直接交易，使洋商利益受損，洋商屢向官方要求開放自由買賣不得要領，於是「怡記洋行」（Elles & Co.）在梧棲私設行棧，購存樟腦，結果被鹿港海防同知查扣而引發臺灣涉外史上的「樟腦糾紛事件」（Contest of Camphor）。

樟腦糾紛事件的背景涉及開港通商以來本地商人和外商的利益衝突，和民間與西方傳教士的糾紛相激盪，使梧棲事件成爲涉外糾紛的導火線。此事件始於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度），打狗英商怡記洋行之代理人比麒麟（W.A. Pickering）利用買辦許建勳與梧棲的蔡姓合作，從事收購樟腦，臺灣道梁元桂亦援用另一大族陳姓與其相抗，繼而命鹿港同知洪熙恬帶兵勇，截留私運出口的樟腦，以致樟腦遭風漂沒。後來比麒麟親自來梧棲調查真相，當時怡記洋行的棧房已被陳占去，比麒麟以優越的武力助蔡姓奪回棧房。梁元桂又以蔡姓先人曾涉及叛案爲由，令洪熙恬派兵勇前來緝捕蔡氏，蔡氏聞風避遁。比麒麟仗其火力與兵勇相持不下，洪熙恬與其會談勸他離去，比麒麟起先引天津條約爲恃，態度強硬。打狗英領事吉必勳（John Gibson）以天氣險惡，廈門的砲艇一時無法前來聲援，而且探知梁元桂可能設法不利於比麒麟，乃派專差來梧棲通知他離開，於是比麒麟不敢從陸路回打狗，而從梧棲搭船前往淡水，居於寶順行（Dodd & Co.）等候船隻前往廈門向英國領事報告此事經過⁸。

梧棲樟腦事件未息而各地糾紛亦起，如鳳山埤頭教堂被暴民拆毀，交涉無著。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八月，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⁶ 臺中港開發史，頁41。

⁷ 同註1

⁸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道志（臺中：臺灣省文獻會，民國60年6月），卷三政事志，外事篇，頁67~68。及必麒麟著，陳逸君譯：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原氏文化事業公司，民國88年1月），頁213~215。

Alock) 和砲艇依加魯號 (Icars) 艦長斯各特 (Lord Charles Scott)、打狗領事吉必勳、比麒麟一行與梁元桂談判，未達到任何結果。同年十月閩浙總督英桂派興泉永道曾憲德渡台，偕臺灣府知府葉宗元在打狗與吉必勳、比麒麟、布斯達特號 (Bustard) 與阿爾傑蘭號 (Algerine) 兩艇艇長、傳教士馬雅各 (James L. Maxwell) 談判，英方要求處罰暴民，賠償損失，履行約等要求，結果談判破裂。十一月二十一日，吉必勳與武官葛當 (Gurdon) 率艇至安平示威，二十五日發動砲擊，並率隊登岸佔領營署，燬軍裝器械，殺傷邱勇，副將江國珍受傷服毒自盡，劉明燈無所措，最後由紳商黃應清應付始撤兵，繼而雙方會談，訂立「樟腦條款」(Camphor Regulation)，與樟腦業有關者為廢止官營，外國人及雇用者可自收購，另賠償怡記洋行在梧棲所損失之樟腦六千元⁹，釁始於梧棲的樟腦糾紛告一段落。一八六九年至一八八六年，樟腦自由買賣，但因國際腦價下降，內山先住民與樟腦業者衝突頻仍，一八八四~五年間，又因中法戰爭波及，海上交通被封鎖，故產量和出口並未暢旺。

光緒十二年 (一八八六年)，臺灣巡撫劉銘傳奏議獲准疏磺、樟腦改為官營，中部地區在彰化設腦務總局，罩蘭、集集、埔里設分局，霧峰豪族領袖林朝棟曾參與官辦政策之籌商，因緣際會使林家成為最大的樟腦業經營者。劉銘傳與林朝棟合作，給予大甲溪至濁水溪之間近山地區的開發權，林朝棟和其叔文欽組織「林合號」從事開發，在東勢角另設「五合記」採收樟腦。林文欽另與蔡振聲合組「錦勝號」從事樟腦貿易。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林家擁有五百個以上的隘勇以保護腦丁，腦灶超過三百個，年產量約3,600石，占全省產量的十分之一左右，這些樟腦都由梧棲或鹿港運出口¹⁰。林家可能亦認為有在梧棲投資開發的價值，光緒十八年 (一八九二年) 設資開墾草湍地區為田畝，面積一百五十甲，並設有公館為收租貯穀之所¹¹。

割臺前後，梧棲港口條件欠佳，船隻大多靠泊塗葛堀，故經營樟腦的行號大多設在塗葛堀附近，如蔡振聲 (葫蘆墩人，曾在梧棲合源號為傭，旋移六塊厝自立門戶，再至汴仔頭設源昌號) 之勝記行，勝昔時號、及與林文欽合設之錦勝號；烏日林懋臣之勝山號、林慶生之勝春號亦有蔡振豐的股份¹²。

臺灣西海岸的港口受自然條件的影響甚鉅，清水海岸平原最早興起的港灣應是水裡港，梧棲在乾隆末年漸成為港口街市，道光至咸豐時期成為大甲、大肚溪之間的海岸要津。不過，梧棲的港口位置可能由於海岸平原上新生河分歧河流主流轉移而有向南移動情形。道光末年 (一八四八年前後)，港口移至街區西南邊的「竹筏頭」，再南移「翻身港」、「大港」，一八六〇年代，港址再移「新港」，即「安良港」(永安里海岸)。光緒十三年 (一八八七年) 船舶

⁹ 廖漢臣：「樟腦糾紛事件的真相」，臺灣文獻，十七卷三期 (民國55年9月)，頁92~93。

¹⁰ 鄭喜夫：臺灣先賢先烈集—林朝棟 (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68年)，頁76。

¹¹ 臨時臺灣調查局：土地申告書 (西元1898~西元1903年)。

¹² 臺灣先賢先烈集—林朝棟，頁76。